

南洋學會叢書之九

黃敬恭·魏維賢合編

從開埠到建國

連士外題

序

從人類的整個歷史看來，一百五十年算是短暫的行程；從百載漁村的立場看來，它的繼續不斷的進步，真是使人興奮。

想當年，到處瘴雨蠻煙，厲疾流行；到如今，四處風光明媚，醫藥衛生達到很高的水準。想當年，人們僅靠簡陋的木屋和亞答屋來蔽風雨；到如今，高樓大廈林立，而新建的屋宇正如雨後春筍。想當年，人們僅徒步旅行，或者利用牛車馬車代步；到如今，海、陸、空交通普遍發達，萬里行程，朝發夕至。想當年，這兒是無人過問的窮鄉僻壤；到如今，此地却一躍而成爲世界第四海港，舳艫橫江，旌旗蔽空。回顧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宛如一部電影；而最近十年的突飛猛晉，又超過以往的一百四十年的總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目前享受現代化生活的果實，這完全得力於前人的艱苦辛勤。本着前人種樹後人蔭的教訓，我們今後應該加倍努力，願意付出更大的代價，好讓我們的子孫過着更美好、更寫意的生活。

爲着紀念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週年和獨立國的第四度國慶，我們本來準備另出一套叢書，大事慶祝一番。但是，本會雖是個學術團體，不過它既沒有固定的經費，又缺乏充實的設備，各位會員多是職務纏身，僅剩業餘的時間和精力，用來處理這麼繁重的問題。三十年來，本會所出版的「南洋

學報」和「南洋學會叢書」，曾被歐、美、中國、日本各地學者一再引用。但先知在故鄉一向不受尊重，因此，我們的一切工作是純粹盡義務的，編輯沒有編輯費，寫稿沒有稿費。到了出版的前夕，幾位負責人還須煞費腦筋，到處去找慈善家捐贈一些款項，以便償還印刷費以及其他費用。此中艱苦誠不足爲外人道。

但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們的處境雖困難，不過濃厚的興趣，將使我們戰勝一切難關。我們不但沒有放棄編著和出版「新加坡研究叢書」的大計劃，我們還準備擴而充之，編著和出版「馬來西亞研究叢書」、「印尼研究叢書」、「泰國研究叢書」……把東南亞有關國家的問題，一一作深入的研究。只要政府和社會人士樂意給我們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持，我們相信能够按時完成這種很有意義的工作。

至於這一冊「從開埠到建國」，這僅算是一個開端，而大規模的著述出版計劃還在後頭。這書是由十二位學者的專題演講編成的。每篇演講詞僅是提綱挈領地說出梗概，只要假以時日，每篇演講都可以擴充爲一種專著。因此，我們對於今後另外編著和出版幾套叢書，尤其是「新加坡研究叢書」是有相當的信心。

在籌備「從開埠到建國」的過程中，本會很得力於新加坡大學校外進修系的支持。凡是聽講的人，須交學費；然後由新加坡大學付出一些演講費，以示鼓勵。

至於事前的聯絡工作，編印時的一切繁瑣的事務，是由本會研究部正主任黃敬恭先生，副主任魏維賢先生完全負

責。俗語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本書能够按時出版，這充分證明同心協力的功效。這兒我特地代表南洋學會向黃先生和魏先生致謝，同時，也向這十二位學者致最大的敬禮。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

・連士升・

目 錄

序

連士升：新加坡文化的特徵	...	...	...	...	1
鄭奮興：從學生讀書風氣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大學教育問題	...	...	...	...	15
李昭銘：新加坡的技術教育	...	...	...	...	19
楊進發：新加坡發展過程中的領導層	...	...	...	...	27
魏雅聆：新加坡的醫藥服務：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	...	...	...	46
鄒豹君：新加坡優越的地理環境	...	...	...	...	57
范叔欽：新加坡的對外貿易	...	...	...	...	68
范叔欽：新加坡的工業建設	...	...	...	...	102
唐雄基：新加坡生存的第三條路：農業	...	...	...	...	115
劉 抗：新加坡在藝術運動中所負的使命	...	...	...	...	140
鄧清鏐：建國	...	...	...	...	151
Ten Chin Liew: Nation-building					
李廷輝：新加坡歷史發展的幾個里程碑	...	...	...	...	161
Lee Ting Hui: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魏維賢：教育與變遷	...	...	...	...	166
Gwee Yee Hean: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e					

新加坡文化的特徵

連士升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李斯——

（一）

「文化」這個名詞，是現代流行的術語。它的定義至少有幾十種。新加坡前任文化部長，即現任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先生於九年前在馬大演講「馬來亞文化的探討」這問題的時候，曾參考許多資料，給「文化」這個名詞下個定義。他說：「文化是一個社會裏一代傳一代，累積起來的物質、形象、思想、信仰、意境、價值、社會及政治的形式。」

簡單說一句，文化是一個集體名詞。這個名詞是在一個特定社會裏決定各種集體行為的因素的名詞。因此，它不但包含藝術、戲劇、音樂、宗教、繪畫，還包括社會、經濟，以及人民的政治信仰。大體上說，文化上的物質因素有建築、汽車、機械、尼龍等。文化上的情感因素則有它的習俗、信仰、迷信。（見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一日南洋商報。）

（二）

「文化」(Culture)是和「文明」(Civilization)不同。在德國，這兩個名詞，分別得一清二楚。在英法兩國，通常僅用「文明」一詞，而「文化」一詞並不常用。

原來「文化」一詞是兼有拜祭神明，土地耕作，動植物培養，以及精神修養等意義。不過中古時代所謂精神的文化觀念，等於宗教的文化概念罷了。換句話說，德文的「文化」(Kultur) 的語源及意義，都帶有宗教的色彩，而「文明」的概念，則與政治的法律生活，實有密切的關係，甚至以政治的法律的生活為中心概念。

在過去的一兩百年間，德國的幾位著名的哲學家，對於「文化」這問題，研究得很透澈，如康德(Kant)，他有倫理的文化概念的倡導；非希特(Fichte)，乃更擴而大之；席林(Schelling) 開始提倡藝術的文化概念，後來再論及宗教的文化概念；黑格爾(Hegel) 更有極精妙的論理的文化概念的建設。

陳序經先生對於文化問題的探討，用功很深。遠在一九四六年，他已經寫就二十冊「文化論叢」，其中有三冊，專論「文化學概觀」。關於「文化」和「文明」的區別，他曾經下個結論：

「總而言之，從其文雅的意義來看，文明可以說是文化的較高的階段。從其政治的意義來看，文明可以說是文化的一方面。所以從其語源來看，文明的意義，是比文化的意義為狹。若再就其應用的趨向來看，文化的意義也可以說是較文明的意義為廣。近代對於文化的研究上貢獻最大的，要算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者。白泰羅爾(Tylor) 用了文化這個名詞去代替文明這個名詞之後，一般的人類學者都喜文化這個名詞。……為什麼他們以至一般人都喜用這個名詞，而少用文明這個名

詞，大概不外是因為他們覺得前者可以包括後者，而後者却不能包括前者罷。」

只因「文化」可以包括文明，所以「文化」一詞現在越來越通行。

一般說來，文化和民族是有密切的關係。由於民族主義，及民族心理學的發達，而知各民族間，各有其精神的特質及其性格；根據精神的特質及其性格，而展開活動，這才演成各自固有的文化。事實上，各民族應該各自充分發揮它們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力量，以組成特有的文化。現在我們一談到文化，自與民族的文化，發生聯想。因此，在各民族間，誰都覺得自己的文化為最優秀；而輕視其他民族的文化，這差不多成為普遍的趨勢。（參閱「現代文化概論」，米田莊太郎著，王瑩如譯）

費孝通先生在他所譯的「文化論」（這書的作者為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 B. Malinowski）的序文裏說：

「馬氏之前，人類學者受進化論之浸染，每以摸索猜測社會生活之原始狀態為能事，其對於非白種人之文化，不斥之為野蠻，即貶之為半開化，觀自傲之態，溢於行間字裏，此種論斷不能以科學視之。此後有歷史學派興起。考據之嚴，博引之勤，固其長處，然每失之纖細微末，不足以確立文化研究之科學基礎。功能派始一反陳舊觀點，略文化形式之變異，而重文化對於人類生活之效用及功能。蓋往者學派，常以文化為自生自長，自具目的之實體，功能派始確認文化為人類生活之手段。在形式上雖有種種變異，但自其所滿足人類生活需

要之功能上言，則絕對相同。」

普通人對於別的民族的文化，多數不大了解，甚至對於同一的文化，有的事物很容易了解，有的事物却難了解。馬林諾斯基曾說：「我們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工夫，還不能了解原始社區的語言，不能適應原始社區的禮儀，但我們一開始便能夠對於他們的彫刻和繪畫發生美感，對於他們的舞蹈發生興趣，且為他們的音樂所感動。藝術似乎是文化通衢中最閉塞，同時又是最具有國際性和種族性共通性的一種。」

（三）

上文已經說過，我們一談到文化，自與民族的文化，發生聯想。新加坡人口不到二百萬，版圖不過二百二十多方哩，算是名副其實的小國寡民。可是這個蕞爾的小國，它的人民却包括四大民族，即華、印、巫、英。今年，新加坡算是開埠一百五十週年，可是事實上，新加坡所包含的四大民族，都是源遠流長，其中如華族和印族，它們的文化可追溯到幾千年之久。因此，我們不談新加坡的文化也罷，假如要談新加坡的文化，我們必須先把華、印、巫、英四大民族的文化特徵表白出來，這才能夠認清它的來龍去脈。

由於思想決定行動，所以我們僅提出各民族的哲學的特色，其他有關於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部分，都略而不談。

甲、中國的中庸主義。中國雖號稱三教九流，百家爭鳴的社會，但是，自漢代以來，思想定於一尊，儒家的思想儼然支配了一切，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庸主義」。所謂

「中庸主義」，即「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不偏不倚，找個中道來實行最高的理想，這才會得到「平衡」。

爲什麼中國的聖人這麼注重「中庸主義」的呢？因爲他們深知天道好還，物極必反。既然有盛夏的炎熱，便有隆冬的嚴寒。既然有每月望日的團圓的月亮，便有每月晦日的漆黑一團。因爲聖人看透天道的盈虛消長，陰晴圓缺，所以他們絕對不敢走極端。不走極端，只好傾向中庸，保持平衡。

從中庸主義作出發點，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是形式和內容並重，文與質兼顧。爲什麼一定要兼顧文與質呢？因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形式和內容並重，達到文質彬彬的境界，這是多麼理想。萬一這個崇高的理想達不到，那麼聖人還有退一步的想法，這是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狂者和狷者的行爲，雖然不合中行，但至少可以流露真正的性情。與其做偽君子，不如做真小人，這話雖然帶一點憤慨，不過聖人多麼重視中庸主義，這兒可以想見。

名義上，儒釋道三教算是並重，事實上，佛教和道教都是代表消極的人生觀，僅有儒家才代表積極的人生觀。

我常覺得，中國最流行的兩個故事——愚公移山，塞翁失馬——剛好代表儒家和道家的真諦。一個身心健全的人，應該替國家社會多做一點事情，可是任何大事業，必須經過長期的奮鬥，並不能限期成功。因此，這種人應該具備「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信念，保證自己所創辦的事業，或者所提倡的主義，遲早總有成功的一天。

但是，世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除了天災之外，還有人禍。除了本身的能力不夠外，還有人為的障礙。到了四面楚歌，沒有一條路走得通的時候，他應該急流勇退，靜待更好的機會。這時候，塞翁失馬的故事，最能夠給那些不幸的人們以無限的鼓勵。老子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無非告訴人，凡事須從長遠處着眼，千萬不要斤斤計較眼前的得失。

儒家是積極的，道家是消極的。當環境順利的時候，一個人應該多做事情；當機會沒有成熟，或者機會已經過去之後，一個人更應該控制感情，不要亂發脾氣。「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這種思想是多麼開明，多麼達觀。

乙、印度的神秘主義。印度的文化的重心，是在宗教方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印度的文化，可以從印度的四種階級(Varna)來做代表，這四種階級，就是婆羅門(Brahmana)，刹帝利(Kahatriya)，吠舍(Vaishya)，以及戌達羅(Skudra)。婆羅門是專門從事於宗教、哲學、學藝以及精神方面的最高階級。刹帝利是專管政治、軍事方面的王士階級。吠舍是經營農業和商業。戌達羅是供給上述三個階級驅使的奴隸階級。

印度這四種階級，雖各有其不同的任務，但從文化的立場來看，這四個階級的文化，可以說是代表文化的全部。換句話說，印度的階級之所以形成，而代表印度文化的全部，是築在宗教的信仰上。這是從印度的文化的橫的方面來看。若從印度的文化的縱的方面來看，一般的印度的歷史學者，往往以宗教的立場去劃分歷史的時期，這就是吠陀教、婆羅

門教、佛教、耆那教、與印度教等時期。總而言之，印度的固有文化，是偏於宗教方面。要想明白印度的文化，就要先明白印度的宗教。（參閱陳序經著：「文化學概觀」第三冊第二章）

住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大多數都來自南部，即馬特拉斯。馬特拉斯人說的是淡米爾語。這些印度人，每年在一月和二月之間，要舉行狂熱慶祝大寶森節。

在大寶森節那天，有許多懺悔者參加刺針遊行。各人具有不同的願望，有的要擺脫疾病痛苦，有的希望飛黃騰達，有的決定在「大寶森」節日為天神而受苦。他們在十幾天前開始齋戒，不喫肉類，不抽煙，不喝酒，每天僅有一餐，喫的是蔬菜，生菓，喝的是牛奶，最重要的是禁慾。

這些懺悔者，先聚集於白魯瑪神廟，以自來水洗潔身軀，然後參加祈禱典禮。禮畢，即實行針刺儀式。懺悔者上身赤裸，下身僅裹以一條黃巾，站在地上，由牧師將「聖灰」撒在被刺的地方，再由一些專家，將長達三尺左右的銀針，分別刺在懺悔者的嘴巴、舌頭、胸部及背部，其中有人口中念念有詞，讚美天神，其餘各人就隨聲附和，此外，還有人在旁捧着香爐。他們就這樣出發遊行，至丁律齋智廟，先繞蘇布拉馬尼亞神像走一圈，然後跪下祈禱，由牧師將銀針一一拔掉，這樣才算是還了願。

宗教的虔誠，使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計，像這種情形，除非親眼見過，恐怕不容易相信。

丙、馬來的樂觀主義。馬來民族和印尼同源，而他們的文化，却導源於阿拉伯。因為馬來同胞，大多數信奉回教，

所以他們以到聖地麥加朝聖，為一生大事。

記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大馬東姑首相宣佈，他將為大馬華籍回教徒，設立一項朝聖獎勵金，每年獎勵十名值得獎勵的華籍回教徒，前往回教聖地麥加朝聖。

誠如東姑所說：「當一個人成為一名回教徒之後，最重要的一點是，你必須相信宇宙只有一個上帝，同時，也要相信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根據回教的教義，穆罕默德是上帝最後一名使者。當你向上帝祈禱時，你並不知道上帝的形態是怎樣。用孔子的話說：「祭神如神在。」先知是「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要你對先知有絕對的信仰，那麼你的力量將油然而生。

東姑又說：「當我面對難題的時候，我常做的一件事是，在我完成我的晨禱後，我便隨意翻閱『可蘭經』的一章，我必定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指引，其中有一節是我經常大聲對自己默誦的，即是：『你不必畏懼，因為上帝和你同在。』」

由於回教徒對於先知穆罕默德有絕對的信念，所以他們絲毫沒有畏懼；沒有畏懼，才有勇氣；具備無比的勇氣，所以他們永遠是樂觀。換句話說，馬來民族的樂觀主義，是得力於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此外，回教每年有一個月，實行齋戒。在齋戒時期，不論國王或乞丐都遭遇同一的命運。經過一個月的真正痛苦後，你對於人類將富有同情心。

丁、英國人的功利主義。英國人的功利主義，創始於邊沁，發揚光大於密勒。休謨也認為「仁愛」是最崇高的道德，而仁愛的重心，就是增加他人的幸福和快樂。

從思想上看來，邊沁是功利主義的建設者。站在政治和法律的實際的立腳點，主張幸福和功利為社會生活的目標的，就是邊沁。他的學說雖有缺點，但是從實際利益方面觀察社會生活的一點上，却有他的價值。他主張最多數的最大幸福，以社會的多數人的幸福為人類生活的目的。他的思想與實際的社會改良主義有一脈相通之處，這是不言而喻。（參閱金子馬治著，胡雪譯：「歐洲思想史」）。

由於功利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一般英國人的思想，多少受它的影響。拿破侖曾說，「英國人是最會經商的民族」，這點正是一針見血。此外，英國人在社會制度上，主張改良，不喜歡革命，要達到目的，而不願流血，這也是有理論的根據，並不是憑空而來的。

簡單說一句，所謂功利主義，是指我們做什麼事情，無論直接或間接，假如能使半數以上的人民得利益的，都可以算是好的。假如使半數以上的人受害的，都算是壞的。因此，邊沁的功利主義一提倡後，全世界人士，都刮目相看。

（四）

新加坡是多元民族的國家。多元民族在接受和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中，比較單元民族更為便利，而且會產生燦爛輝煌的成績。

據文化人類學專家的意見，世界上極少單元民族的國家，問題僅在於國內有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分別。

當殖民地時代，統治者唯一的法寶，就是「分而治之」。不但不同的民族需要隔開，而且同一民族也要分為各幫

派。有時給這個民族一點甜頭，有時給那個幫派一點好處。使它們自相矛盾，同室操戈，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自新加坡獨立後，當地人民來個大覺大悟。誰也知道過去被西方統治者欺騙，自己心甘情願地劃分為楚河漢界，彼此互不往來。現在應該消除畛域，團結一致，造成意志集中，精神集中的國家。

經過一番大覺大悟，新加坡不但成為獨立國，而且開始要創造新文化了。

文化是個最抽象的東西，它需要長期的接觸、孕育、培養、這才會繁枝、茂葉、開花、結子。據我們的觀察，新文化的創造，至少須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文化的交流。在過去各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幫派人士，大多數是分疆而治。除了住宅區分得一清二楚外，職業的性質也因民族和幫派的關係而有所區別。只因彼此互不往來，所以每個人的眼光都變成非常短淺，僅知道自己的特長，不知道人家的優點，馴至夜郎自大，目空一切，這種幼稚的行動，難免會貽笑方家。

最近十幾年來，由於交通日益發達，文娛的機會天天增加，所以各民族各幫派人士才開始時常接觸。這樣一來，新加坡的社會逐漸發揮文化交流的潛能。例如幾年前，「劉三姐」的電影在新加坡各地表演的時候，不但大街小巷都有人哼着「劉三姐」的山歌，而且印度同胞、馬來同胞，也趨之若鶩。又如印度的舞蹈的表演，從前僅限於印度的社團，最近幾年來，經過政府和社會人士的大力提倡後，無論華族人士或馬來人士，都表示由衷的愛好。這不消說是文化的交流

的好現象。

第二、文化的混合（Mixture）。剛才提到文化的交流，那是引起一個民族或一個幫派人士，開始欣賞另一個民族或另一個幫派的文化的開端。經過長期的接觸和交流後，聰明的藝術家，便要發揮他們的技長，把各種文化的精華，兼收並蓄地放在一起，好讓全體觀眾有所選擇。

年來星馬的電台、電視、戲院、文化館，時常把各民族各幫派最得意的傑作，拿來公開表演。在節目單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民族的舞蹈、音樂、戲劇。雖然因為時間關係，不容易淋漓盡致地充份發揮各民族文化的特長，但從這些混合表演裏，社會人士不難認識各民族的文化的一鱗半爪。

但是，混合的文化，好像李鴻章的拿手好戲「雜碎」一樣，實在難登大雅之堂。所謂「混合」或「雜碎」，是草率的代名詞，一涉草率，便不够認真；不够認真的作品，多少有生吞活剝的毛病。

第三、文化的化合。（Compound）。假如你說「混合」多少會流於生吞活剝的毛病，那麼「化合」才是調和五味，造成有美皆備，無善不臻的大筵席。大家都聽過，極少數人也許曾嘗過，中國最有名的菜色，叫做「滿漢全席」。在「滿漢全席」裏，各民族各地區的美酒佳餚，接二連三地呈現於貴賓之前。五彩繽紛，百味俱陳，芬芳撲鼻，極盡色香味的能事。烹調的技術，達到這麼崇高、這麼美妙的地步，這才算是文化的化合，而「滿漢全席」的大名，因之不脛而走。

話又說回來，文化的化合，不是一蹴而幾的，它需要長期的培養和耕耘，灌溉和加肥，急不得，懶不得。只要有心文化的人，抱着一定的目標，大家整齊步伐，從事「慢而穩」(Slow But Sure)的努力，經過長期的奮鬥後，也許有水到渠成的一天。(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南洋商報社論「新文化的創造」)

(五)

新加坡成為獨立國，才有三年的歷史。在這麼短促的三年間，要創造一種新文化，這簡直是神話。

上文我已經說過，新加坡的文化導源於中國的中庸主義，印度的神秘主義，馬來的樂觀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經過一百五十年的互相觀摩，互相模仿，去其蕪雜，存其精華，在不久的將來，新加坡的文化將以嶄新的姿態，跟世人見面。

新加坡既然能够創造新文化，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它的文化的特徵。

甲、新加坡的文化是共存的，而非獨佔的。從宗教到文學，從繪畫到音樂，從建築到生活，新加坡將是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在進化的過程中，那些最能够博得聽眾和觀眾的歡迎的東西，無疑地會站得住；那些不受歡迎的東西，將逐漸被淘汰。像北京燕京大學與協和醫院的建築一樣，外表採取東方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內容却採取西方的舒適實用的東西。新加坡的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將來可能都有中、印、巫、英四種文化的陰影，雖然在比例上可能會或多或